

1911年《蒙娜丽莎》被盗,万人“参观空墙”

英国广播公司(BBC)近日报道称,法国卢浮宫博物馆10月中旬发生的重大抢劫案已经有4名嫌疑人被起诉,但大部分被盗珠宝依然下落不明。这起抢劫案让卢浮宫的安保再次成为热门话题,法国《解放报》近日爆料称,卢浮宫仍在用过时的电脑系统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简单密码,法国安全部门曾多次提出警告,却没有引起卢浮宫的重视。因为安保问题,历史上卢浮宫多次被盗,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名画《蒙娜丽莎》被盗窃案。



1914年《蒙娜丽莎》重返巴黎。

水管工帮盗贼开门

《蒙娜丽莎》是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代表作之一,1797年开始在卢浮宫对外展出。1911年,当时还不是很出名的《蒙娜丽莎》被悬挂在一个名为“方形沙龙”区域的墙上,画作周围没有什么特别的保护措施,这给了意大利移民维琴佐·佩鲁贾偷盗的机会。

据美国“历史频道”网站报道,佩鲁贾曾短暂在卢浮宫当杂工,甚至还帮忙建造了《蒙娜丽莎》的保护框。佩鲁贾对博物馆内的设施和工作流程十分熟悉,1911年8月20日晚,他轻而易举进入卢浮宫,打开储藏室的门,在里面躲藏了一夜。第二天

早上,赶在博物馆开门前,佩鲁贾套着一条白色围裙从储藏室里出来,准备实施偷盗。因为卢浮宫的工作人员也是这样的装扮,于是靠着身上的围裙,佩鲁贾混过安检,将其从墙上取下,用白布裹好带离。

一切都很顺利,除了撤退时的小插曲——离开楼梯间想要进入庭院时他发现门被锁了。佩鲁贾在楼梯间遇到了一名水管工,但这名水管工没有起疑心,甚至看到佩鲁贾“穿着制服”将其误认为“同事”,帮他打开了门。就这样,佩鲁贾带着

价值连城的画作离开了犯罪现场。

当时卢浮宫展出的画作经常被移走进行维护,人们对“画作消失”习以为常,因此《蒙娜丽莎》从墙上失踪整整一天,也没什么人在意。1911年8月22日,一名前往卢浮宫“方形沙龙”临摹画作的艺术家终于发现不对,向工作人员询问《蒙娜丽莎》的下落,博物馆才发现名画失窃,开始疯狂寻找并向警方报案。22日晚,卢浮宫负责人对外宣布馆内发生偷盗事件,“《蒙娜丽莎》不见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谁犯下了这一罪行。”

警方对毕加索进行盘问

这则消息在法国社会掀起轩然大波,人人都在讨论“是什么大胆的人或疯狂的收藏家……犯下此次案件?”法国警方四处发放《蒙娜丽莎》的寻找启事,并展开大规模搜查,尤其是在各个口岸的检查站。警方列出很多嫌疑人进行盘问,其中不乏当时的社会名人,如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甚至还有画家巴勃罗·毕加索。

盗窃案发生一周后,卢浮宫重新开放,成千上万的人来到曾经悬挂《蒙娜丽莎》的地方“参观空墙”,《蒙娜丽莎》一下子“红了”。

对于《蒙娜丽莎》的下落,当时人们进行了各种猜测,许多人认为它已经被走私到法国境外。但实际上,《蒙娜丽莎》一直被佩鲁贾藏在巴黎的公寓里,躺在一个带夹层的水箱中。作为之前为卢浮宫工作的工人,佩鲁贾也曾被警方列为嫌疑人,还被盘问了两次,但警方从未将其列为重要嫌疑人。

佩鲁贾避了两年风头,1913年,他终于试图出手《蒙娜丽莎》——用化名联系了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位艺术品经销商。经销商要求佩鲁贾带着画作前往佛罗伦萨鉴定,加上专业的鉴定者,3人在酒店鉴赏了这幅名画。确定画作为真迹后,经销商表面上答应了佩鲁贾的交易,不过马上就报了警。1913年12月11日,警方在佩鲁贾所住的酒店逮捕了他。1914年,佩鲁贾在意大利受审,与此同时,《蒙娜丽莎》也重返卢浮宫,成为馆内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卢浮宫吸取教训,全面升级围绕《蒙娜丽莎》的安保措施,包括增派更多警卫巡逻、设立围栏阻止游客直接接触等。1956年,有人向《蒙娜丽莎》泼洒腐蚀性液体,之后又有人向《蒙娜丽莎》投掷石块。这两起接连发生的破坏性事件让卢浮宫进一步升级保护措施。

《塞夫勒之路》至今下落不明

《蒙娜丽莎》当年被偷盗之后获得了更多保护,但并不代表卢浮宫其他藏品也能有这么好的待遇。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卢浮宫多次失窃。1976年,3名窃贼爬上卢浮宫外墙的手脚架,打破窗户,偷走了一把镶满钻石的宝剑,这把宝剑曾在1824年查理十世的加冕礼上亮相,至今仍未被找回。1983年,卢浮宫遭遇一起神秘盗窃案,两件16世纪的盔甲藏品“消失”,窃贼如何将它们成功偷走,至今仍是谜。直到2021年,有专家对某家族的藏品进行鉴定,认出这两件文物,才让它们“重现世间”。1990年,法国画家皮埃尔·雷诺阿的画作《坐着的女人肖像》被从画框上剪下盗走。与此同时,馆内的一些小件珠宝也

失踪不见。

因为这些盗窃案,法国社会对卢浮宫非常不满,在压力之下,卢浮宫宣布1991年增加1000万法郎的安保预算,尤其要在展厅多安装监控摄像头。

但预算很快就不够了,卢浮宫未能让监控摄像头覆盖所有的走廊和展厅,这让窃贼再次起了贼心。1998年,卢浮宫一块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石碑被盗。还没等法国警方找到线索,馆内法国画家卡米耶·柯罗的风景画《塞夫勒之路》也不翼而飞。发现《塞夫勒之路》失窃后,卢浮宫立即闭馆、报警,法国警方采集了画框和玻璃上的指纹,搜查了数百名参观者,但都没有结果,被盗作品至今

下落不明。卢浮宫发言人透露称,失窃画作恰好就悬挂在没有监控摄像头的房间里。

《塞夫勒之路》被盗后,卢浮宫进一步加强了安保措施,但显然其安保措施没能与时俱进。据法国《解放报》报道,早在2014年,法国相关安全部门检查卢浮宫设施时,就发现一些关键电脑服务器,尤其是专门用于视频监控的服务器系统,密码非常简单。安全部门的人还发现,卢浮宫一直在用过时的电脑系统。

法国相关安全部门就此发出警告,然而卢浮宫没有重视,2019年到2025年的相关文件显示,卢浮宫基本没有进行基础设施现代化升级。

本报综合消息

俄解密文件：俄罗斯人曾遭日本731部队残害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公共关系中心近期在该局官网发布解密文件,文件显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731部队)为发动细菌战,不停实施人体实验,甚至用携带病菌的炮弹攻击数百名中国人,以计算感染率、确定致病菌“质量”。据原日本731部队成员供述,为检验各种细菌的作用和感染方式,731部队不停实施人体实验,为此关押中国人、俄罗斯人等,实验受害者在3000人以上。

1945年至1948年,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对被俘和被扣押日方人员中参与过研制细菌武器的人员进行审查。1947年,时任苏联内务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局长伊万·多尔吉赫向时任苏联国家安全部驻远东地区特派员谢尔盖·戈格利泽发去一封专函,标题为《关于日本准备对苏联实施细菌战》。专函写道,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局通过调查被俘日军中的细菌专家确认,侵华日军预谋从中国东北地区进攻苏联,曾准备动用可大量消灭兵员的细菌战手段,并在哈尔滨设立731部队。该部队对各种类型的鼠疫、炭疽、气性坏疽、鼻疽、伤寒、痢疾、霍乱、传染性出血热进行研究和实验。

解密文件显示,1948年2月,苏联远东地区赤塔州内务局通过审问参与细菌武器研制的日本细菌研究者加藤常则(音译)得知,为秘密研究对苏联、中国和美国实施“破坏”的细菌手段,日本加茂部队(731部队曾用名)在哈尔滨附近一个乡镇用中国人做细菌实验,日军曾把数百名中国人带到田野里,随后向他们发射填充鼠疫、炭疽或霍乱菌的炮弹。

日本731部队的军官古井一曾作证说:“一群俄罗斯人、满族人、汉族人和蒙古族人被带到寒冷的环境中,被迫将赤裸的手浸入水桶中……浸泡10分钟到2小时。”在这种冻伤实验中,大多数受试者会坏疽、截肢甚至死亡。

由于日军销毁了很多资料,大多数受害者的名字已不为人知,只有少数留下历史痕迹,例如苏军士兵杰姆琴科、俄罗斯妇女玛丽亚·伊万诺娃。据俄媒报道,日本战犯川岛清志回忆道:“1941年4月,我刚到部队执行任务,正在视察监狱,看到一间牢房里有两名俄罗斯妇女,其中一人有一个1岁的孩子,就在监狱里出生。”那名1岁孩子的母亲就是玛丽亚。

1945年7月,为销毁罪证,日军开始大规模杀害731部队实验受害者。玛丽亚和女儿被瓦斯毒气毒死。她们被带进所谓的“死亡之箱”——一个密封的玻璃立方体,以便更好地观察死亡过程。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在《恶魔的饱食》里援引目击者的证词写道:“母女俩被推入了房间。毒气开始从上方涌出。母亲将孩子的头按在地板上,试图保护她免受逐渐充满房间的毒气的侵袭。她试图用虚弱的身体保护孩子。但持续不断的毒气首先毒倒了女孩,然后是母亲。很快,两人都失去了生命。母亲的手臂仍旧抱住孩子的头。”

1949年,在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731邪恶实验的凶手和帮凶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本报综合消息



1914年佩鲁贾在意大利受审。